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本思路

●王永贵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作为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也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和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这些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反映，为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抓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间窗口”，厘清发展思路，把握基本原则，探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制造业兴，则经济兴、国家强；制造业衰，则经济衰、国家弱。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制造业发展必须顺应新的发展趋势，既要重“量”，更要重“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明确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方向。

其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高端化发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高端化发展是我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路径。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放眼全球，欧美国家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其在关键核心零部件、重要基础材料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一国拥有的核心产业和关键技术决定着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这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我国制造业整体上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环节，产业链中高层次环节发展落后，高精尖产业占比不足。立足于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创新，推动价值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实现更高的附加价值率和利润率，提升制造业的高端化水平，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攻坚突破的重要方向。

其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数实融合的智能化发展。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抢抓产业智能化发展先机。每一个时代在特定背景下都有扩散最迅速、影响最深远的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作为当前发展速度最快、影响最广泛的数字技术，加速推动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至目前的超50万亿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进一步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言，智能化为其提供了技术路径。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加速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促进数实深度融合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发展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制造业实现智能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其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在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产业的碳排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国际竞争力，低碳竞争力已经成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制造业是节能减碳的主体，也是整个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为新能源发展提供创新和消纳应用场景，又能为节能减碳和污染治理提供技术设备支持，还能为高品质生活提供绿色低碳产品。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产业实践中，各个制造业部门需要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从而减少碳排放。同时，制造业还要为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和

物质支持。

关键要处理好几对关系

我国制造业规模体量庞大、产业体系完备，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十分必要，也完全可能。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必须抓住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瓶颈，处理好几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关系。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兴产业是指应用新技术发展壮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生力量。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体量最大，占比超过80%。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拓展空间，关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直面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的关键核心技术受限、高端人才匮乏、转型资金欠缺等实践难题，加大对传统制造业企业使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进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另一方面，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方向，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力，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八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九大未来产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是要忽视传统产业，而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协同发展，通过进一步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创造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优势互补。

二是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制造业的产品和技术能够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服务业或者通过助力制造业高附加值的形成，或者通过加速制造业的价值实现，为制造业发展

提供动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是产业附加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一方面，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坚和核心，能够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流程、新生产组织方式，提升制造业各环节和全过程生产技术的先进性和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发展面向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新兴服务，找准生产性服务业深度服务制造业的切入点，能够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产业附加值。

三是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产业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过程，需要统筹高质量发展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之间的关系，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安全可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要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另一方面，统筹考虑技术创新与信息安全。在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和防止关键技术外泄，特别要注意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安全隐患问题。此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推行绿色制造技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也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把当前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探索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站上新起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需多头并进，兼顾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强做优以及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过程。

第一，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向高端制转型。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

场，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制造转型，关键在于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一是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于制造业发展而言，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刻不容缓，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提升制造业关键环节和重点制造领域的创新水平，还要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组织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合理布局。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快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科学规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三是构建有利于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持续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不断开辟新的认知领域并寻求新突破。

第二，健全促进数实融合制度，向数智制造转型。这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力点。一是加大以5G、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生产运营设备智能化升级的支持力度，促进制造业生产运营管理等环节数据的联通与共享，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研发、生产、运营、销售、管理、服务等环节的融合应用，进而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推动传统商业模式创新。二是提升制造业数字化创新水平。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既要通过提升数字服务水平、丰富数智人才培养举措、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等，加大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创新生态环境的支持力度，又要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资源投入，借助5G、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应用来激发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的有效需求，进而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三是加强产业链数智化协同创新。加快传统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向上

下游延伸，重塑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利用数智技术，促进制造业的产业链和协同技术发展。

第三，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向绿色制造转型。一是构建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体系。绿色低碳发展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加快传统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在产品结构、用能结构、原料结构等方面加快传统制造业的工艺流程升级再造，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推动产品向高端、智能、绿色以及融合方向升级换代，形成品种更加丰富、品质更加稳定、品牌更具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供给体系。另一方面，聚焦制约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瓶颈环节，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同时，对未来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进一步聚焦“双碳”目标下能源革命和产业升级需求，谋划布局氢能、储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发展。二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深度融合。数字化本质上追求的是精益生产和智能制造，强调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实现降本增效；绿色化本质是清洁生产效率和效率提升，强调以更少的能耗和排放来实现同样或者更大的价值产出。促进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融合能够在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制造转型方面发挥叠加效应。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管理效能、环境效益等方面的赋能作用，加速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在重点制造领域的生产制造全流程中，进一步拓展和创新“数字技术+绿色低碳”典型应用场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促进绿色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效结合，在绿色低碳制造领域深入推进服务型制造，构建优质高效的绿色制造服务体系。积极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利用自身在绿色产品设计、绿色供应链管理和清洁生产等方面的经验，从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转型升级；积极培育专业化绿色低碳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开发推广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和碳中和解决方法，提供绿色诊断、研发设计、集成应用、运营管理、检验检测和评价认证等服务，助力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据《经济日报》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校长）

改革开放是中国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品

●杨雪冬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向全世界再次宣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展示了为实现目标愿景所作的系统谋划以及为之持续奋斗的重大举措。对正处于动荡变革时期的全球格局而言，这无疑提供了一种可预期可测度的大国方案。面对百年变局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改革开放正在成为中国给世界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品。

改革开放是全球公共品

之所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种重要全球公共品，除了它具有能使全球不同地区更多人获益这个基本特征外，还因为它具有4个突出特点。

标识性。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改革开放中，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不仅是历史悠久且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摆脱半殖民地落后挨打地位、坚韧站立起来的东方大国，更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发展中大国，是探索符合本国实际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移动支付、绿色能源、高速铁路等诸多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国家。这些新的特征，构成了富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当代中国形象。

生产性。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市场、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给世界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稳定器。中国探索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开发区模式，以及带头创建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的各种国际合作机制和平台，为各国的发展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持、更多的机遇以及可供分享的经验。

持续性。缺乏持续性是全球公共品提供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始终坚持、不断推进。这种决心和坚守，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随着选举带来的政党轮替而变化不定甚至朝令夕改，形成了鲜明对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宣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坚持的事业。

整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为积极主动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品，在分担联合国会费、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多种形式发展援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诸多方面，已经作出或正在作着与大国身份相匹配的贡献。这些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共品，都是中国在践行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过程中提供的，改革开放是对这些全球公共品的总概括。

作为全球公共品，改革开放是多维度的。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维度外，更应该关注其价值维度和方法论维度。这些维度揭示了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和实践革命。只有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这些维度，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在全球发展进程中，改革开放具有破除“西方中心论”导致的僵化的思维定式、根深蒂固的价值歧视的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是一种全球价值理念

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从来离不开价值理念的引领。每个时代都会凝练出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理念，进而引领时代的发展，形塑制度的建设。理性、科学、进步、自由、法治、人权、民主、和平、主权、发展、治理等是不同时代凝练而成的价值理念，经过传播、实践、

诠释，层叠交织在一起，共同汇聚成当代全球价值理念谱系，引导、规范着各国的制度建设和发展。

改革开放是基于当代实践形成的全新的全球价值理念。这个理念是伴随着冷战结束，由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勇敢探索和创造性实践凝结而成的，有着坚实的现实成就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改革开放作为价值理念，从其产生就与既有价值理念不同，多数是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而生成的，并在西方首先转化为制度、组织、实践等现实性存在，成为西方国家占据国际社会“道德高地”的依据。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觉醒，这些国家对这些价值理念有了更多样的理解阐释和实践，并通过自己的探索，生成新的、更有时代性的价值理念。

改革开放是代表着时代潮流方向的全球价值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一判断不断被现实验证。在经济全球化和交通通信技术迭代更新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放是历史潮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孤岛”，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实现自我的发展。在开放的过程中，各国理念的运行被置于“无影灯”下，人们对其优缺点的认识更为充分全面，因此开放必然会引起制度的自省，推动制度的更新。改革与开放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不可

分割的全球价值理念。

改革开放是解决当今时代各种挑战和难题急需的全球价值理念。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稳定，要适应国内外情况的新变化、新要求，防止制度僵化，不断释放出治理效能，必须对制度体系进行调整改革。改革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等后现代化国家的专属，而是世界各国都应该重视并选择的价值理念。多位西方学者早就指出，已经运行了几百年的西方现代制度，深陷利益集团固化、制度僵化困境，治理乱象不断，改革势在必行。在当下百年变局下，一些既有价值理念不仅没有发挥凝聚全球共识的作用，反而引发甚至加剧了全球共识的破裂和对抗。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其底层逻辑就是理念赤字。如果没有更有凝聚力、说服力、普遍性的价值理念来引领，就难以走出一条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国家治理困境的新路。

改革开放是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理念。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必然有不同的实践形式，不可能只有一种改革、开放的“万能良方”。在这种理念的倡导下，就要鼓励更多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国情特情的实践探索，而不能将某种特定做法奉为圭臬。遗憾的是，我们曾看到一些曾经在开放中长期获益的西方国家，却选择了“小院高墙”“选边站队”的方式，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打开贸易数，割裂全球价值链，破坏持续几十年的稳定的全球开放格局；通过推卸责任、塑造“对手”的方式，加速实行政策的“内向化”，激发外部环境的“对抗化”，推延本国制度的自我改革。这种为谋求自我确定性、牺牲全球确定性的方式，是逆历史潮流的选择，更是对全球价值理念的抛弃和挑战。

改革开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必然

选择。中国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者，始终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积极主动维护全球开放格局，大力倡导改革开放理念。基于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成熟的治理现代国家的基础性认知要素。

坚持中心论。发展始终是现代社会的主旋律，是各国治理的中心工作，不能实现合理、可持续的发展，任何国家都会丧失实现良好治理的物质基础；不能让人民从发展中获益，任何国家都会失去长治久安的民心基础。中国共产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开放的落脚点。要按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逻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系统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越发展，整个系统运行越复杂，越容易出现“蝴蝶效应”“黑天鹅”事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突出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坚持均衡论。改革开放是一个激发各个主体活力、形成合力的过程。各种主体、各个领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多样、持续的互动关系，既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条件，也可能成为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诱因。保持这些社会发展基本关系的均衡，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各国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中

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联系的观点，重视凝聚发展共识，集聚发展合力，形成更大的“同心圆”，确保了各种互动关系的良性互动。

坚持统筹论。对于各国来说，共同的挑战就是有限的治理资源无法满足不断增多的治理需求的治理赤字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只靠某个领域、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来应对，必须树立全局意识，建立统筹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地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合理配置，根据问题优先顺序加以解决。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强调统筹理念、大局观念，重视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的有效统筹。尤其是在改革过程中，重视提高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耦合性，加强改革配套衔接，力争取得最大综合效益。

坚持自主论。许多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改革开放是根据国内外具体情况有序展开的，而不是“无条件开放”。改革开放是国家决策，必须保持决策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能受某种利益集团影响，更不能受外部势力的操控，而要根据国内民众的承受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的负荷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客观情况来安排部署。在中国，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还是强调“顶层设计”的改革方式，虽然形式不同，但底层逻辑都是始终保持决策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实现了有序改革、有序开放。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据《人民日报》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